

一个国际历史学者的书斋人生

边缘人

偶记

最新修订版

著  
徐国琦  
Xuguoqi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个国际历史学者的书斋人生

# 边缘人 | 偶记

最新修订版

徐国琦  
Xuguoqi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缘人偶记/徐国琦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8. 10

ISBN 978-7-220-10744-3

I. ①边… II. ①徐… III. ①徐国琦—自传  
IV. ①K837. 125. 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63805 号

BIANYUANRENOUJI

边缘人偶记

徐国琦 著

责任编辑  
装帧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张春晓  
张妮  
韩华  
祝健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槐树街 2 号)  
<http://www.scpph.com>  
[scrmcbs@sina.com](mailto:scrmcbs@sina.com)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四川人民出版社  
(028) 86259624 86259453  
(028) 862596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成都国图广告印务有限公司  
145mm×210mm  
12. 75  
290 千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20-10744-3  
58. 00 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初识徐国琦教授是在2004年夏复旦大学召开的一个会议上，他当时的发言和举措，令人印象深刻。在议程的开放讨论中，他一只脚蹬在椅子上，怒气冲冲指着国内掌握学术大权的一位发言人，严词驳斥其不懂学术规范。个头不高的他看来却是气势万丈，滔滔雄辩中带着一丝得理不饶人的豪气，但又略有几分农民的率真粗犷。这真是一位具有特殊气质的学者，我这样揣度着！可惜当时未有机会交谈。2008年于长沙召开的中外关系史会议上再度遇到徐国琦，始知他来自极为贫困的安徽农村，联想起数年前他脚蹬椅子的情景，终于理解他何以有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气。从2005年到2017年春，徐国琦已陆续在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三个世界顶尖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五本英文学术专著，每本都获得好评，达到人文学者所谓著作等身的成熟丰饶期。

2009年初，我休学术假赴哈佛大学担任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当时徐

国琦教授也在哈佛大学担任瑞德克利芙高等研究院（Radcliffe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研究员，他正忙于《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次大战的华工》（*Strangers on the Western Front: Chinese Workers in the Great War*，中文译本出版于2014年，书名为《一战中的华工》）英文专著的最后阶段，这已是他的第三本英文专著了。因为他的普通话发音不准，就请我来协助校正汉语拼音。与他渐渐熟识后，觉得他总是优哉游哉地一劲儿用功。低着头想着宇宙间的大学问，读书既广且多；抬起头来就是评头天下风云时事和中美关系动向，论理清晰而精准有味，令人眼界大开。他天真豁达而积极开朗，既不愤世也不偏激，看透人情世故，精明无比，却不屑使用机巧谋略。这样单纯追寻自我的快意读书人，在当今的人文学者中已属难得。

一次聊天中他提到很多童年的逸事，我乍听之下，感到惊愕，继而佩服。他因家境寒微，且父母兄弟不识字，从小被人欺侮。未上学时穿着破裤和一群乡野童伴拿着簸箕，争抢牲畜粪便。幼童时顶着蒙蒙的天光上学，在乡野小径被狼犬追赶。读小学时挨在母亲身边共用一盏小煤油灯，母亲织布，他写作业。读中学时睡在茅草铺就的床上，全身被蚊虫叮咬……这些点点滴滴成为他生命中的奇特锻炼。我深觉人到中年后的性格往往根源于他的乡愁经验，徐国琦怎经得起这么多的苦难，得以让他靠着自己的“苦”和“力”，打落牙齿和血吞，一路求生，以忍辱负重的精神勇闯世界呢？我打定主意帮他做口述录音。当我提出这样的请求时，徐国琦的第一个反应是错愕！“绝对不可以”，他觉得自己还称不上学术大师足以立传闻世。而我的初心很单纯，我说我不是押宝他可能成为国际顶尖学者，但他的故事绝对值得写！他开了一个条件：这份

口述史未经他的同意不得发表，而且不得告诉任何人。我欣然同意。

于是，这次口述历史计划如同谍影工作般展开了。徐国琦在哈佛大学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有间气派高档的研究室，而我挂单的费用正清研究中心因访问学者多如过江之鲫，不提供个别研究室。三月的麻省剑桥，天气宜人，树影婆娑，怒放的白色梨树让他的红砖瓦研究室愈显高雅，可是他的研究室内总是摆满了杂七杂八的各种书籍，一片紊乱。每次为了录音访问，我们都得先清出位置来，摆设好录音设备，并且腾出空间让我找到好位置来记录。一次访问进行中，他突然感到饥肠辘辘，脸色一沉，要我和他马上离开研究室直奔附近一家川菜馆，央请老板用最快的速度端上极辣的水煮鱼和水煮牛肉。他迫不及待地要进食，待菜饭一入口，脸上立即露出快乐似神仙的逗趣模样。他说从小就饿怕了，绝对不要再忍受肚子咕咕叫的空腹感；又点了二锅头，说这是农民喝的酒。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喝不完的酒作势要系在腰间（当然这在麻省是违法的，他最后没这么做），笑称自己是《水浒传》中性烈如火的鲁智深。在完成六次访问后，我自己因为忙碌，整理录音的工作也未有进展，直到2012年我忙完个人学术专著后，始将六万字的文稿整理完毕交给他，终于履践君子之诺。当时我觉得可能空忙一场，因为他这人既不好名，也不好利，除非水到渠成，实至名归，否则这份文稿就可能石沉大海。事隔多年，我都要快忘记这件事情了，突然听徐国琦说他考虑将录音稿以及他近年写过的师友杂记编撰成书，问我意见如何。我说你就算不是光芒四射的学术明星，这书仍是应该出版的。因为这样精彩绝伦的动人故事，应该被书写下来，成为下一代年轻人逆境求生的榜样。

徐国琦和我同于1962年生，属虎，他略长我数月。他出生于“大饥

荒”之后的安徽农村，从小在饥饿中长大，而我出身于台湾的小康之家，正是台湾经济起飞，走向经济奇迹的一代。我和他的更大对照在于我们都成长于美苏对抗时代的敌对阵营，他虽经历十年“文革”，但并未耽搁高考的时间，和我一样都是18岁（1980年）上大学。1980年代的台湾，正逢解严前左右思想激越奔腾、年轻学子求知若渴、各种社会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六七十年代人的“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的风潮到80年代依旧兴盛。我虽读了台湾大学，因结婚太早，来不及留美放洋，最后在台湾取得博士学位。徐国琦上大学时，英文考了零分，靠着一本英文字典苦读文法，再攻读南开美国史硕士。最后放弃南开教职，取得奖学金，直上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我和他不仅同年生，同年上大学，同样属于从事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学者，在学术的起跑点上他却像一颗飞速的白球，几年之内完成了这么多本掷地有声的书，如同打棒球漂亮出击，一下子就打了好几个全垒打。而我或同辈的学者都还在跑垒状态。在学术领域中的成就，他可说早已遥遥领先于我辈学者，真令人汗颜不已！

因为和徐国琦的研究领域相近，我先后在台湾《新史学》和《台大历史学报》评述过他的英文专著对国际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贡献。我在评论《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次大战的华工》一文中，主要介绍该书如何运用多国档案和国际史视角探索“一战”时期中国在国际史上的坐标，以及对“一战”华工研究的新论点，借以说明以中国为主体的国际史研究方法的特色。过去对“一战”华工的人数有32万、20万、17万等说法，莫衷一是。根据徐国琦教授的考证，认为14万人比较可信，后来国内外学者普遍引用了他的说法。从资料收集而言，《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次大战的华工》可说是踩着一群远赴“欧洲的奥德赛”华工之足迹，遍

访与华工相关的欧美各国官方和私人图书馆，甚至取得华工后裔主动提供的图片和信件，使得他所挖掘的资料之丰，堪称令人惊奇。特别是过去被加拿大政府刻意封锁的加拿大华工信息的首次批露，让这本书展现出细腻生动的华工生活史面貌。这本书在枝叶繁蔓的多元档案中爬梳出富有意义的故事，并予以新生命的诠释，显示出徐国琦综合史料的分析能力，而此正是国际史研究最难达到的境界之一。

徐国琦为何关注华工和下层农民？这可能与他贫困忧患的命运相连，他想要为广大的农民发声。在他走向城市念大学，走出国门来到哈佛，身处这座学术精英的研究殿堂时，乡下农民的善良朴实始终是他的一方挂念。“一战”华工大多是不识字的农民，仿如他的家乡父老，他在故纸堆中找寻有血有泪的故事。学者在找寻研究论题时，当然是实事求是，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但我们的研究也往往投射出个人的情感喜好，以及如何将故事自圆其说的看家本领。我个人以为徐国琦在《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次大战的华工》这本书中多少反映了他个人心中的情感。如同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的移情作用，将个人身世情感寄托于传主身上。徐国琦以中国下层社会阶层的农民或边缘人视觉来透视中国，以其作为东西方文明的信使，将华工个人或群体的生命导入更加广阔复杂的国家、族群和国际空间，赋予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或许有人会质疑 14 万华工怎能有这样大的作用？但徐国琦他就是有庖丁解牛、神乎其技的剖析能力。他可将材料如同串针般将一些散落的故事编织成动人的彩衣，而如果仅是说故事，是无法获得一流学术出版社的肯定的。学术研究需要高度的贯通能力，《西线战场陌生客：一次大战的华工》不仅是学术著作，且是可读性极高的著作。

徐国琦的逆反性格，在于不服输。他要向西方学者证明他以中国为主体的国际史系列著作之精意。2014年他在哈佛大学出版《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其雄心昭彰若揭，他要挑战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史学界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方法。我在《台大历史学报》写了两万字的长文评介这本书。现今中美关系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关系，更是牵动世界局势的最主要的两股力量。自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一书出版以后，半个世纪以来美国史学家迭有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反省，致力于扭转美国学界侧重某一研究取径的自我批判。中国崛起之后，中美两国隐然有种相互对抗和竞争的心态，徐国琦强调正向意义的共有历史，希望通过近代中美文化交流的个案经历，建构出中美两国人民“共有的历史”的心理认知和共同愿望。徐国琦的研究深受其在哈佛大学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入江昭的影响，入江昭教授曾著有《全球视域下的中国与日本》一书。《中国人与美国人：一个共有的历史》一书显然步趋入江昭以国际史视域诠释中日关系的发想，但徐国琦提出以“共有的历史”诠释中美关系，则是另辟学术蹊径。从近代中外关系而言，日本可能是触动中国民族主义情感最深的帝国主义国家，而近代美国对华关系则被喻为“改良的帝国主义”或一种特殊友好的关系。近代中日和中美两国的关系，有若中国对外关系的光谱两端，如何从国际史视域提出一套诠释中美关系的架构和方法？在21世纪中美两国如何形成一个和谐共享的价值观和构建互信渠道，求同存异，走出一味竞争的政治误区，这是徐国琦一心想跨越中西方文明，求索世界和平主义的现实关怀。

欣闻徐国琦2017年初又在牛津大学出版最新英文力作《亚洲与大战》。他几乎每三年就出版一本学术专著（这些出版社都有严格的学术审

查机制)，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我和他开玩笑说，好似我们才刚磨好砚台，假以时日要来试笔开工时，他又悄悄出版了一本新书。熟悉他的学术工作和学术积累的人，始知这几本系列著作并非仓促完成，它的前期档案收集和构思，都早已跨越十余年之久。从哈佛读博士起，他就四处收集材料，沉潜了近十年才出版第一本书。2005年《中国与大战》一书只是鸣枪起跑而已，接连的几本书才是冲锋陷阵的学术实力战，更为他赢得了不少学术荣冠。作为学术上的诤友不免劝他要踩刹车，休养生息，毕竟已年过半百。谁知他老兄又被哈佛主编三杯酒下肚后，签下了《何谓中国》一书，看来这只学术飞虎将继续长征世界！

这本《边缘人偶记》记录了一位从荒地走出来的中国人，有着“舍我其谁”的雄心壮志，他将林语堂的话“两脚踩东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奉为座右铭。人文学者大致都会碰触到身份认同的终极关怀，自我、群体、国家和文化的认同往往纠结着人文学者的心灵，徐国琦也不例外。这本书是他奋斗半生之后，在香港大学这样一个东西交会的人文荟萃之地，以“边缘人”自居的心路历程。我以为正是“边缘人”处境让他得以自由远观不同国家和族群文化。有时我们觉得远身观看物影是虚无缥缈，看不清楚，但往往在千里之外，更能发微见隐，重新认识它的壮丽与缺漏。很高兴终于看到这本传记的出版，并且击节祝贺。徐国琦以诚挚平和之心面对生活，感恩并珍惜来之不易的喜乐，这本书所述的学术人生不仅让我这样的台湾学者读起来感觉十分新奇和有感召力，相信对内地和海外学者也同样会产生强烈共鸣和启发，有引人入胜之妙。

吴翎君

2017年3月于台湾东海岸

## 自序

民国学者年轻时就写个人回忆录的很多。安徽人胡适之刚到 40 岁就写《四十自述》即一个著名例子。当然，胡适有资格写，他不到 30 岁就暴得大名，况且还有个裹小脚的老婆，又给他平添了几分清誉。另一个安徽人唐德刚就说：“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女人亦随之。”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平庸如我者到 40 岁时事业上才刚刚起步。我岂敢动心写什么回忆录呀！目前虽已过古人所谓“知天命”之年，但我根本没有知天命的本钱和自信，有的是“人到中年百事哀”的感叹和对人生与世界仍是充满疑惑和无解。

有趣的是第一次对我个人生平感兴趣的是美国一位著名出版经纪人。2008 至 2009 年我在哈佛大学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任研究员时，该院安排两位出版经纪人跟当年的部分研究员座谈。其中一位对我的个人及学术经历似乎特别好奇，专门到我的研究室聊了聊。在聊天时他直接劝

我用英文写一本回忆录，甚至帮我策划如何布局谋篇，并让我尽快交给他一份 10 页纸的写作提纲，他会帮我找一个有影响力的出版社。我后来把这一故事告诉瑞德克丽芙高等研究院负责出版项目，同时也是那次座谈会策划者的女士，她十分惊叹，称此位经纪人在业内十分出名，很少主动约请作者，而且任何书稿一经他手，成功几率很高。她的口气似乎是如果此位经纪人对我的书稿感兴趣，我无疑有一登龙门则身价百倍之可能。但愚钝如我者，当时并不觉得有写回忆录的资格，而且我当时与哈佛大学出版社签有出版合同，必须尽快完成一本学术著作，不敢丝毫分心。那 10 页纸的提纲很快就被我忘到九霄云外了。这位老兄一定纳闷，哪来的浑小子，如此不识抬举。

然而在 2008 年，当老朋友王希和姚平邀请我为他们主编的留美历史学人回忆录撰稿时，我就不敢推辞了，只好应命，稀里糊涂地交了一篇《浮生三记》。这本同人回忆录在 2010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似乎受到较大关注。我的安徽老乡吴浩先生与我本素不相识，但他读了我的《浮生三记》后，告诉我当时由他任社长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文分社非常有兴趣出版我在《浮生三记》基础上扩充的学术回忆录，并用中英文对照出版。对这一异乎寻常的垂青，我当然受宠若惊，但我当时刚到香港大学任职不久，各种责任很多，无暇他顾。吴先生极其有本领对付我这种惰性十足的人，他很快采取迂回战略，命我为他主编的《中华读书报》的国际文化版写不定期专栏，名为《浮生杂记》。对此我无法不从命了。但写了几篇后，又虎头蛇尾，因笔惰不了了之。现在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有更新，看来此专栏有无疾而终的可能。

本来这一连串如同天上掉馅饼般的回忆录之议在我的拖字诀下好像

就此烟消云散了，但不久台湾的吴翎君教授对我的口述史感兴趣，承其抬举并花费宝贵时间对我进行采访，并不辞辛劳将我难懂的安徽口音的录音整理成五六万字的文字稿。但我劣习难改，收到文字稿后，觉得我还是扶不起的阿斗，应不发表为好，很快又将其置之脑后了。2016年秋香港大学让我休学术假，我立即躲到哈佛大学埋头读书和写作。可能长期用功过度，在2016年底连续几天头晕得厉害，天旋地转。我一向身体还好，从无头晕的毛病，加上那几天波士顿突然下大雪，寒气逼人，一时悲从中来，感觉自己也许要一命呜呼了（后来大夫告诉我，这没什么大不了，一点不用担心）。因无法写作，只好趁机整理我电脑里已经乱得无以复加的文档，这样发现了那篇长时间埋在电脑深处的口述史资料。一时兴起，就读了起来。可能因为当时的苍凉感，“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觉得也许我应该交代自己人生中的雪泥鸿爪了，否则对不起这些对我一直厚爱并垂青的朋友。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我的孩子。三个孩子都在美国长大，对中国很陌生，偶尔也会问一些我过去的事情，但我总是语焉不详。如果不把这一段故事尽早写出来，将来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父亲的成长史及环境。之所以选择用中文写，一是偷懒，因为已经有中文的口述史资料以及一些现成文字；二是觉得英文读者即使对我的经历感兴趣，更多的成分还是猎奇而已，而中文读者的知音会多一些，容易产生共鸣。的确，在初稿完成后，我曾请一些华文圈老朋友批评指正，他们均提到强烈的共鸣感和新鲜感。例如，大学同学晏绍祥兄在读后，情不自禁地给我正式写了一封信。他说：“这篇自传仅有部分是自传，更多的是自己的学术经历和读书心得，读来很有收获，包括对费正清、霍布斯鲍姆、入江昭等人的介绍，以前只是偶尔听人提起，从无系统了解。

老兄跟他们大多有交集，提供了一些特别有趣的第一手材料，于认识这些学问大家，多了一条渠道。关于自己治学和教书的心得，也非常有启发。我过去只是知道美国的教授们教学认真，但认真到什么程度，到底有哪些具体做法，实际了解很少。这本回忆录可是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第一手材料，有些做法，我觉得可以直接像你跟老马学习一样，剽窃过来应用。有关童年和大学的回忆，我非常有同感，应该说特有共鸣。我家估计也是几代没有出过进学堂的人，而且小时候根本没有读书机会。童年给我的感受，像你一样，一个是没书读，也不知道读书有什么用，另一个就是穷和饿，总是在到处找吃的，连上学途中遇狼，都有相似之处，只是我直接从狼的身前走了过去。估计那天它吃饱了，才没有对我这骨瘦如柴的小孩下手。可惜这段历史已经被很多人遗忘，反倒认为那时社会风气正，希望回到那个时代，所以老兄这段回忆，对于希望回到那个时代的人来说，是个很好的警醒。”“对于边缘人的概念，我也很是赞同。”这些评论对我无疑是很好的鼓励，让我觉得自己的这本小书即使涉及个人生活环境部分，可能也是我们许多同一代人的共同回忆，从而让我有信心将这部本来自娱自乐的拙稿拿出来出版。就这样，在众多朋友的鼓励之下，一时兴起和一发不可收，结果就成了您手中的这本小书——《边缘人偶记》。之所以用这个很俗气的书名，实际上我是想表达一种平平常常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意境罢了。

我之所以能够写作并完成本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前辈榜样的驱使。作为一个职业历史学人，特别是作为一个对中西方文化感触甚深的学者，我多年来一直以中英文写作，以教育中外读者为己任，一心追求林语堂当年的“两脚踩东西文化，一心写宇宙文章”之境界。我也

一直对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何兆武的《上学记》，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以及黄仁宇的《黄河青山》等回忆著作情有独钟，高山仰止，我虽不见得达到他们的水平和境界，但心向往之。这些书让我一读三叹，再读还是感叹不已，深为老一代学者的爱国情怀、高尚品德、坎坷人生及乐观好学精神所感动。何兆武先生一部《上学记》（北京三联书店 2006 年出版）谈自己，但更多的是谈别人，何先生娓娓道来，读者如坐春风。可惜何先生的“记”到 1949 年便戛然而止，更使人意犹未尽，唏嘘不已。本书当然不敢媲美上述先生们的回忆录，但自信我的人生偶记可以写出不同时代一个国际公民和永远的边缘人的另一种人生风景。钱锺书先生有一本我十分爱读的小书，叫《写在人生的边上》。我这本小书可谓写在前辈和时代的后边，读者诸君权当其为“见贤思齐”的东施效颦吧。

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写作这本小书的初衷还有“求为可知”。但真的动笔后，时时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感。胡适之先生自称他写“四十自述”的动机就是“我们赤裸裸的叙述我们少年时代的琐碎生活，为的是希望社会上做过一番事业的人也会赤裸裸地记载他们的生活，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何炳棣明言其写《读史阅世六十年》的宗旨就是要为未来学术史和教育史研究之用。李欧梵戏言其写回忆录的一个动机就是连哈佛学生的中国妈妈都能写关于哈佛的书，他这个“货真价实的哈佛教授，为什么不能？”就这样我们终于可以读到他的《我的哈佛岁月》了。和这些人相比，我没有他们的自信、光环和自负，更没有“读史阅世”的底气和“给史家做材料”的豪情，有的只是启功先生所说的“浮光掠影看平

生”的心动罢了。另外小人物写回忆录，不免有把芝麻当西瓜之嫌，许多事自己敝帚自珍，别人也许嗤之以鼻。作为职业历史学者写回忆录，还有更多一层的挑战。职业训练要求我们文字不写半句空，要言必有据。但人的记忆是极其不可靠的，如何拿捏资料的准确性，在我写这本小时，也经常让我左右为难和进退失据。所以我要一开始就正告读者，在这本书里，我是姑妄言之，您姑妄听之吧。孟子两千多年前就断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孟夫子的这一大棒绝对能打到这本书的。

好在本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回忆录，而是通过本人的个人经历来揭示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巨大变迁，并以我从出身贫寒的安徽农家子弟到哈佛大学博士、长达 20 余年的境外教书育人和成为国际史学者的轨迹，以及通过我的一双饿眼对世界和中国的观察，来展示中国复杂多变的国际化历程。换言之，这是一部个人化的中国史及国际史。本人意欲以个人的经历、阅历、人生感悟为经，揭示我周围世界之纬。经天纬地，用个性化的笔触，展示一位受中西方文化深层熏陶的国际学人的文化人生、炎凉世态，以及在浮华世界下“手挥五弦，目送归鸿”之心无旁骛的平静书斋生活，甘于寂寞的边缘人心态。尽量做到文字风格为平凡、感性，手写我心。不做作，不雕饰。如果此书能够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文及人生风景线，如果读者通过这本小时，能激起奋发向上的意志，读出异样的中国与世界，并有所启迪，则吾愿足焉！

这本小书在 2017 年夏天问世后，出人意料地受到各年龄层次的读者关注。称其为励志书者有之，视其为学术成功地图、可以从中得到启迪有之，甚至成为一些读者的家庭读物，妻子推荐给丈夫读，父母建议子女读，老师介绍给学生读。复旦一位大二学生告诉我他买到此书后，一口气读完。在北京时，一位母亲特地把她 9 岁的儿子带到我的新书座谈会，称让他从我的经历中学点励志精神。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牛可先生甚至自掏腰包为学生购买多本拙著。读书界也鼓励有加，不少人撰文推荐，多加溢美。此书甚至被评为《中华读书报》“2017 年度十大好书”之一。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教授也在上师大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均属一流的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组织该书读书会，邀请许多我多年未谋面的新老朋友济济一堂。在读书会上，陈恒、黄仁伟、李剑鸣、孟钟捷、马建标、焦兵、刘子奎、洪庆明、蔡萌、刘义勇、李文硕等对拙著的点评